

四月上旬某天,晚饭后在小区散步,行至游乐场边,夜色中似有一股甜香袭来。第二天经过那里,又闻到甜香。四面寻找,后来果真在高高的回廊上,找到了花香的源头。仰头而望,那架紫藤开得正盛,一串一串的花朵垂挂下来,喧闹极了。

这段日子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我却不太愿意出门,因春日花粉和柳絮都多,空气里纷纷扬扬,引我过敏,眼睛发痒。去了医院,医生说最近过敏的人多,每天要接诊一百多个病人。眼睛痒的话,也没有别的办法,就是滴滴眼药水,少出门,尽量不接触过敏原。

春日里花开,世间美好之物,人应该与季节同行,岂能背道而驰,眼中无花?我想起从前,我似乎没有这样敏感。敏感本没有好坏,至多算是中性吧。而一个写作的人,如果对季节不敏感,或者对人世间的细微之处不那么敏感,至少是一种损失。

国福兄几次约我去南通走走。他是一个爱花之人,朋友圈里常常晒出美食与花朵,蒔花弄草,他是内行,似乎他这青海汉子的壮阔身躯里装着一颗细嗅蔷薇的温柔之心。去年七月,我们在南通见面,他带我们去南通博物苑参观。在濠南别业南侧,有两株紫藤已经历经百年风雨沧桑,高出了两层小楼的楼顶。其藤苍老虬劲,其势蓬蓬勃勃。我

春之花事

周华诚

们去的时候,花谢久之,未能目睹两株紫藤盛开之时的壮美景象,只能在想象中构建。这两株紫藤,乃是1914年由张謇先生手植,一株开紫花,一株开白花,紫花开者,如梦如幻,白花开者,如瀑如云。我想,国福兄又约我前往,一定是因为这两株紫藤花又开了。而我心向往之,身却被琐事牵绊着,既欠下兄弟情谊,又负了紫藤花期。

紫藤花开不等我。我早些年,去过绍兴徐渭故居,那是一座颇具文人趣味的中式园林,简朴而意幽。书房外,有一方小小的池子,被徐渭称为天池,天池和旁边的青藤是他喜欢的景致,我见到此小景,也心生喜欢,想象徐渭推开花格窗时的神情。后来在老家,于山脚“稻之谷”山居的一侧,也种下两株紫藤,就种在几棵芭蕉的旁边。前几天,母亲见我沒有回去,而紫藤花已然开了,就拍了照片发给我。果然花开得极盛,草地上也铺了一地白色的花瓣。

去花鸟市场,买了三种花,一盆栀子,低矮浓绿,枝头已含苞若干,只要十五元;一把麻叶绣线菊——枝条纤长,枝上缀满白色小花,清雅

又不喧闹,适合在书房里插瓶观赏。不知道这花的名字,就问老板,老板说是“手球”。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,或口音是否准确,以为是“守球”或“水球”,后来用手机上的App拍照识别出来,是麻叶绣线菊。说是麻叶,也像是柳树,叶片尖上尖,嫩嫩的,据说可以水培十天半个月,一大把花也不过二十元,真是超值。本来,这些春天的花朵,在山野之间是很多的,自然去山中看花最是相宜。而我们被尘世琐事裹挟,终日蝇营狗苟,过于敏感也算了,没有颜面去与花相对才是真的。看见山野里的花,如果不懂得樱花易逝,不曾对花掉过眼泪,没有见花而想起曾经错过的人,这花不看也罢,春天并不会因此损失什么。

去年秋天以来,工作室搬到了烟火气十足的复兴老街,就在钱塘江边,有时候写东西烦闷了,去江边堤岸上走一走,顿时心开气阔。江边的公园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花。散步回来,走到工作室继续喝茶写文章。喝的茶是七年前朋友送的白毫银针,喝起来水是甜的。工作室后院里新扎了两段竹篱笆,又买了三十米长的浇花水枪,同事因此十分开心,不时精心修剪篱笆旁的花木。她用水枪浇花,花木清新,她感叹说这真是很有幸福感的事。既如此,浇花这件事,我就不与她争抢了。



“五一”劳动节即将来临,在这劳动者喜庆的小长假里,猜射一些关于劳动的灯谜,也别有一种雅趣。

劳动节灯谜主打弘扬劳动精神、崇尚劳动。如“劳动最可贵”(打东晋作家一)“干宝”,谜底解释为“干工作最宝贵”;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(打常用语一)“干得漂亮”,谜面出自著名长篇小说名,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者响亮的口号号,谜底“干”扣合“工作”,“漂亮”对应“美丽”;“劳模群体”(打五言唐诗一句)“同是长干人”,谜底别解成“同是擅长干活的人”;“干活抢在前”(打美容用语一)“做头”,谜底意思说“做事抢在前头”;“劳动竞赛”(打《封神演义》人物一)“比干”,谜底解释为“比赛干活”;“每天每日工作忙”(打航空称谓一)“空少”,谜面是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歌曲唱词,谜底原指男性空乘人员,别解作“空闲时间很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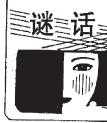
用“五一”简称来代表劳动节的灯谜也很常见。如“双方相逢在‘五一’”(打字一)“晤”,把谜底拆成双(两个)“方(口)”及“五”“一”;“劳动节筹划婚事”(打排球术语一)“五一配备”,“配备”别解作“婚配筹备”;“太太平平过‘五一’”(打安徽地名一)“六安”,“欢乐‘五一’节”(打舞蹈名词一)“快四”,这两条谜题一起来看很有趣,前者用数字做加法,“五一”合成“六”,后者“五一节”的“节”别解为节省、节减,“五”减去“一”为“四”。真所谓戏法人人会变,各有巧妙不同。

今年5月1日恰逢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。再来看几条与工会、工运相关的谜作,以示纪念。如“车钳刨铣磨,样样都精通”(打机构简称一)“总工会”,解释为“全部的工种都会”;“蓝领健身操”(打工运史名词一)“工人运动”,“运动”解释成“体育运动”;“工人团结如一家”(打人体六位一)“天庭”,“工人”结合成“天”,“庭”解释为“家庭”;“个人参观者后入场”(打工会荣誉称号一)“先进集体”,此谜反扣,“先进”别解为“首先进场”;“长寿讲座”(打工运史人物一)“陈延年”,“陈”解释成“陈述、讲话”;“城里的月光”(打工运史人物一)“郭亮”,“郭”解释为“城郭”;“到点报吉瑞”(打著名全国劳模一)“时传祥”,谜底解释作“准时传报祥瑞”。



劳动节话谜

刘茂业



七夕会

一场大雨,醒了春天,绿了柳条,红了花儿,公园冒出很多跑者,我也是其中一员。去年我到新单位,工作繁忙,疏于锻炼,年龄渐长,徒增了十几斤的重量。前几日去超市购物,东西十来斤,却觉得重,心想必须改变现状。慢跑是减肥的良药,我爱跑步,曾以半马为目标,坚持了很久,膝盖受伤后,卧床了好几个月。我想重拾跑步,却总能找到些理由打退堂鼓。

让我重新跑步的契机是我的同事——一名阳光的乐天派。前几日闲聊,得知她是一位成熟的跑者,大学田径队的种子选手,多次参加大运会。她说大学的笑和泪基本上全献给了田径场。我问可否带我一起?她欣然应允。

当天晚上我们便约定跑步。

崖上古村晒秋忙

薛全荣

中国最美乡村,被推崇为“一生一定要去一次”的篁岭,以其依山而建的徽派建筑古村落和晒秋美景名扬天下。篁岭位于江西婺源,据《婺源县志·山川》记载:“古时,其地多篁竹,大者径尺,故名篁岭。”

那天在篁岭村景区的

入口处,导游小周脱口说了一首诗:“外面五百年,里面五星级。崖上古村落,晒秋美景奇。”据说,篁岭村和古宅的保护和焕新,按修旧如旧的理念,外墙和形态保留了原样原貌,室内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;篁岭村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上,是名副其实的崖壁上的古村落;而篁岭晒秋景观天下称奇。

进入篁岭,映入眼帘的古宅依山而建,错落层叠,白墙黛瓦;飞檐翘角的马头墙勾勒出天际线规整诗意;砖木结构的雕花门楼、镂窗石槛,古朴典雅。横贯篁岭南北的天街,全长500多米,两边商店林立,酒肆、茶馆、饭庄、小吃店香气四溢,浓浓的烟火气、喧闹的人声和穿行于街上、身着复古服饰的俊男靓女,宛如一幅浓缩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街蜿蜒前行,时而向上左行,时而向下右行,不久便到了集徽派建筑特色大成的“五桂堂”。五桂堂与篁岭曹家有关:曹家五代都出了一品大员,因功名延续,

去北非,尤其旅游目的地包含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、突尼斯等地之前,许多人大概率不知塔吉锅为何物:炊具还是食品?

进入摩洛哥,领队再三给大家打“预防针”:“咱们要吃塔吉锅了,大家得有个心理准备哦。”甚至给个“戴上一顶帽子”:“我找不出比这个更难吃的菜了!”一番充满好意的提醒,把大家吓得不轻,但同时大家也被激发起尽快证实“难吃”程度的憧憬之情。

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吃了第一顿塔吉锅。之前,领队特意强调“这回安排吃‘特色庭院餐’”,好像“特色庭院餐”与“难吃”没有交集。

什么叫“特色庭院餐”?粗估,特色,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;庭院餐,也许跟在北京四合院、上海花园洋房、成都大公馆、苏州私家园林吃饭相仿佛吧!事实也是如此。别小看了摩洛哥的“庭院”,它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寓所,高墙深院,绿荫如盖;四周满是伊斯兰风格房屋,雕梁画栋,繁复无比;侍者忙碌,穿插如梭……我相信任何人进入上述场合,都不会对预期中的“饕餮美食”产生怀疑。

问题在于,貌似高档的异国美食,会不会引发中国吃货哄抢以致最后出现舔盘子现象?谁也不知道,倒是有个令人担心的“雷”一直无法排除:别人击节称赞的美食,因为“荒腔走板”于我们积淀已久的口味定式,以致沦为“糟粕”,正好比中国北方人无法容忍苏锡帮松鼠鳜鱼的甜腻,而中国南方人难以接受齐鲁系烙饼卷大葱的辛臭。

侍者把一只盖子像“圣诞老人帽”的砂锅放在桌上时,大家都在猜测其中的“乾坤”该是怎样的精致或拙劣。“帽子”被掀开的一刹那,所有人已经窥探到了里面的动静——那不是炖牛肉嘛。

现场马上充满喜感,大家一致认为,领队的“预防针”,太危言耸听啦。于是,刀叉齐下、勺匙并举。

必须承认,牛肉品质极佳,炖得很酥

很烂很入味却不失其形。

是的,塔吉锅并没有领队说得那么不堪,甚至还有点儿好吃哩。不过,渐渐地,北方客人有点扛不住了,开始“罢工”;再后来,南方客人手臂伸展收缩的节奏也在放慢……原因,一个字——甜;两个字——太甜;三个字——甜中甜。

甜从何来?从炖牛肉的辅料中来,它们或是西梅,或是椰枣,或是葡萄干,或是其他糖分充足的食材。

北方人惧甜可以理解,南方人嫌甜不可理喻。关键在于,摩洛哥人把炖牛肉做成杨枝甘露!那么,有谁把一大砂锅的杨枝甘露从头吃到尾?

标榜“特色庭院餐”,其实就是围绕一只菜——塔吉锅转。我左寻右觅,整张大圆桌上除它之外,只有三四小碟淡而无味的小菜,生黄瓜片、卷心菜丝、土豆块、酱黄豆;其他呢,没了。

坦率说,作为东北人的领队面对齁甜,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,我不怪;我怪的是,作为视觉、味觉、嗅觉中心的塔吉锅,为啥唯我独尊,令整桌“菜”几乎不设调节口味的机制;更要命的是,整个行程,只要在当地餐厅吃饭,必须接受“无塔吉锅不成席”的现实——那才是压垮“嗜甜”名声在外的南方客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啊。

令我们头痛的塔吉锅,其来历不像很多国家的名菜那样只靠传说,一笔糊涂账,而是明晰可考。其他毋须赘言,仅陶盖设计,就充满了只有古老游牧民族才有的智慧:北非水资源稀缺,圆锥形陶盖可让蒸汽在顶部冷凝后均匀滴落,从而实现循环蒸汽的“无水慢炖”,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水分,非常适合炖煮纤维较粗的牛羊或禽类……

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。塔吉锅走向世界了吗?或许吧。我看欧洲人就比我们吃得欢;20年前中国电视频道已在卖法国制塔吉锅……至少,你到摩洛哥,到北非,就得慕名品尝一下,而且不可能“一下”,乃至还要大惊小怪地到处咋呼,无形中为它代了言。

排木杆,木杆上圆圆的竹匾里晒着各色农产品,红色的辣椒、白色的芸豆、黄色的玉米、绿色的蕨菜、黑色的腊肉……五彩缤纷与徽派建筑的白墙黛瓦相互映衬,形成独特的晒秋景观。

挂在山崖上的篁岭古村,地无三尺平,数百间徽派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布局,自然条件的局限却激发了先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——村民在屋顶

上搭建晒架晒物,统称晒秋,春晒绿茶竹笋,夏晒蔬菜瓜果,秋晒稻谷黄菊,冬晒腊味山货……一年四季绵延有序。日出山头,晨曦映照,村民们推出竹匾;而当日落时,村民则收回竹匾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告别篁岭,我意犹未尽,送了导游小周一首诗:百年古村徽韵浓,竹匾喜晒黄绿红。梯田层叠春满山,乐不思还醉其中。

陈老魏

更丰富了我对他的印象,有了见面拜访的冲动。第一次见面,大老远就看到那个大个子,皮肤黝黑,穿着凉鞋,斜夹着包,铜铃眼,笑容灿烂。见面交流,一来二去,渐渐被他的随意、细心、真诚、幽默、多识吸引,便斗胆讨了本《村庄令》拜读。早些时候读过几篇,再读,触动是全方位的。把许多人和事用文字记录下来,用情感慢慢、细心地浇灌,如此朴素无华,直到大树参天。浓情淡华,比酒宜人,小小的笔尖老是戳中心中之蕊,绽放大爱之花。

我偶尔写点小诗,知我有此爱好,老魏便常鼓励我也出个小集子。邀我参加关于文字的活动。下个周末,过江去看看老魏。

健康

四公里后,我感觉正经受一场酷刑,呼吸像一柄青铜剑,一迸一出刺入胸腔,喉咙泛起铁锈味。血液潮涨潮落,一阵阵拍打着我的血管。四肢摩擦出钝感,骨骼也在作响。我不间断地看着手表,公里数缓慢攀升,距离被拉长,时间被拉伸,我好像一只受伤的蜗牛,每一步都在地上拖出一道血痕。到最后,我的动作失态,腿脚失灵,思维失血。前方的背影越来越远,消失在夜色里。五公里,我终于泄了气,停止了运动,深深的疲倦涌上心头。

看着手表上的数据,跑了五公里,配速不慢,虽然被落下了,但至少突破了自己。跑步后慢走,痛苦快速消解,呼吸逐渐平稳,感官通透,思维敏锐,适合思考。环顾四

周,天地浩然,孤身一人,心中油然而升起孤独。突然我看见了一道白色的身影,同事回来寻我了。“五公里比赛是很难熬的,特别是最后一公里,体力到达极限,呼吸顶不上去,腿脚也灌了铅。每当这时,我会想起训练时的教导,加大摆臂,步伐迈开,步频跟上。于是放空一切,脑中只有一个念头:迈开步子。腿脚拼命往前蹬,整个世界凝聚成那一条终点线。冲线后我被人搀扶着,第一件事便是问名次,得知是前三名,我瞬间哭了。”她嫣然一笑,“因为前三就有奖牌,这也是我大学几年努力的证明。”

调皮的风在她发间跳跃,小巧的身影在路灯下变得高大。我看着她的背影,满是佩服,暗下决心,一定要追上去,成为优秀的跑者。

背影

舒天宇

鹤舞

宋礼国



鹤舞

(中国画)

宋礼国